

旅人手记

与树书

吴艳红

一日,我跟随新邵县作协采风团来到严塘镇高桥苗圃。踏入苗圃的那一刻,仿佛踏入了一个被岁月与自然精心雕琢的梦境。目光所及,皆是形态各异的树,每一棵都似大自然派来的使者,诉说着独属于自己的故事。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红砖老楼房前的一棵水杉。它如同一柄绿剑,笔直地刺向灰蒙的苍穹。细密如羽的枝叶层层叠叠,在微风里轻颤,仿佛在诉说岁月的密语。粗糙的树皮,刻满时光纹路,那是风雨雕琢的印记。仰望着它,一种震撼与敬畏自心底蔓延。在这个院落里,它默默坚守,远离繁华喧嚣,自成一方静谧天地。它守望着四季的更替,见证了苗圃的变迁,宛如一位沉默而忠诚的守护者。

再往前走,便能看到两棵高高的椿树并肩而立。在苍茫天空的映衬下,它们的轮廓格外清晰,好似两个大大的惊叹号,醒目而独特。它们的枝干错综复杂地伸展着,尽管叶子已经落尽,但依旧透着一种苍劲与倔强。我走上前去,触摸它们粗糙的树皮,感受着手心的粗砺。这是岁月镌刻的痕迹,记录着无数个日夜的风雨洗礼。

我静静地站在椿树下,仰头看着略显萧索的枝丫。我知道,这看似沉寂的枝干,正蕴含着蓬勃的生机。过不了几日,它们便会焕发出新的活力,撑起一片葱郁的绿意,为这座园子增添一抹动人的春色。

沿着园中小径继续前行,一棵繁茂的大树出现在视野中心。这是一棵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古树,它的树冠宛如一把巨大的绿伞,枝叶层层交织,阳光透过缝隙洒下,在地面上形成一片片光影拼图。粗壮的树干上,纹理深深浅浅,宛如岁月留下的神秘符号。微风拂过,枝叶沙沙作响,仿佛在低吟着往昔的故事。置身其下,我心中涌起诗意:“新绿旧碧层层叠,枝枝叶叶皆含情。”这层层绿意,是树与时光的对话。

在这座占地四百多亩的苗圃里,树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让人目不暇接。它们或伟岸,或秀丽,或沉静,或热烈,每一棵都以磅礴的力量,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你看,东南角,红豆杉正抽着嫩芽,与清心寡欲的竹柏相伴,相互依偎。竹柏的扇形叶在风中摇曳生姿,两种气质迥异的树,在这里却融合得相得益彰。我想,它们的树根必定在泥土下紧紧相握,如同古琴与洞箫的和鸣,和谐而美妙。

杜英树则显得最为风雅,它的老叶还残留着去年的一抹胭脂色,新生的叶片却嫩绿得如同新出的翡翠。绿和红都很干脆,没有任何中间色彩。令人惊奇的是,所有的绿叶都是叶尖朝上,而努力向着天空接收阳光;而所有的红叶都是叶尖向下,时刻准备回归大地。难怪那些坠地的红叶,有种惊心动魄的悲壮。而同样颜色的红叶石楠在园子的一角举着火炬。看着它,我想起了敦煌壁画里的“飞天”,明明静止不动,却能在光影变幻中舞出流云般的姿态。

当我们一行人行至春光深处时,满园的树仿佛受到了指挥,开始了一场盛大的合唱。樟树沙沙,竹柏飒飒,椿树哗哗,各种不同的声部在春风中交织,纷繁却又和谐。

我们一边观景,一边听着讲解员的解说,苗圃几十年来的兴衰荣辱仿佛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那些曾经在苗圃中忙碌的身影,在枝叶间若隐若现。老一辈育苗人带着质朴的热忱,弯腰播撒着希望的种子;年轻的学徒们眼中闪烁着求知的光芒,虚心讨教技艺。曾几何时,这里新苗簇拥,一片蓬勃,充满了清新的朝气,承载着人们对绿意与生机的向往。岁月流转,市场浪潮翻涌,苗圃也在时代的浪潮里经历了很多波折。苗圃工人们不言放弃,勇赴潮头,撑起了眼前这片绿色的奇迹。

只有这园中的树,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始终遵循着季节的轮回,一直向阳生长,各具风姿。它们让我明白,坚守与希望,从未在这片土地上缺席。

离开苗圃时,阳光已升至中天。苗圃的铁门在身后轻轻合上,像是合上了一本读不完的书。那些树在春日里蓬勃生长着,它们的年轮里藏着所有未说出口的晨昏与春秋,等待着下一个有心人来倾听、来解读。

(吴艳红,新邵县作家协会副主席)

乡土视野

故园星辉

黄民能

龙烟山脉的褶皱深处,蛰伏着我魂牵梦萦的故园罗家坊。马鞍山似一匹蓄势的骏马,鬃毛飞扬,镇守东方门户;蓼水河蜿蜒如练,波光粼粼,恍若九天银河倾泻人间;南北梯田层叠,恰似仙人弈罢未收的翡翠棋局;星罗棋布的院落,在阡陌纵横间勾勒出大地的年轮。每至春分,我总爱独立山谷场青石阶上,看炊烟与山岚缠绵缠绵,将粉墙黛瓦渲染成一幅流动的水墨丹青。

暮色四合时,蓼水河便成了大地轻吟的琴弦。对岸竹影婆娑,疏落有致的灯火次第点亮,犹如女娲补天时遗落的星辰碎片。马鞍山敛起白昼的锋芒,化作守护乡土的温柔脊梁。罗家坊的夜晚从不沉寂,路灯织就的星网下,晚归的拖拉机拖着月光的犁铧,在夜色中犁出一道银亮的轨迹。村卫生所的长明灯恒久不灭,宛若一枚凝结时光的琥珀,温暖着寂寥的夜。

这片被星辉亲吻的土地上,先民以锄犁为笔,以大地为笺,书写着永恒的田园诗篇。祠堂前的状元古井,粼粼波光中倒映着七百年文脉。春耕时节,常见戴眼镜的后生手捧书卷走过田埂,微积分公式与秧苗的倒影在水田中交织成奇妙的图腾。

我悬壶济世五十三载,药箱里始终珍藏着那本泛黄的《赤脚医生手册》。为五保户问诊归途,总能在某个转角邂逅岁月的馈赠——或是当年亲手接引的新生命,如今已执起教鞭立于三尺讲台;或是治愈的老人,颤巍巍捧来

带着山岚清香的菌菇。那些奖章证书深锁樟木箱底,唯有墙上锦旗沐着晨昏,红得愈发灼目,宛如山间不凋的杜鹃。

七十六度春秋如白驹过隙,我已青丝成雪。如今后生们在村口建起电商驿站,将山野的馈赠——八月炸的甘醇、野茶油的芬芳——送上云端,屏幕里飞舞的订单如同归巢的雨燕。祠堂重修竣工那日,我仰望飞檐下新悬的“医道仁心”匾额,鎏金大字浴着朝霞,恍若当年父亲教我研读《千金方》时,那缕穿透窗棂的晨曦。

暮色苍茫时,我爱独坐河畔。对岸新架的跨河大桥亮起璀璨灯带,宛如卧波长虹。晚风送来琅琅书声,与潺潺水韵相和鸣。我仿佛听见古老村落年轻的心跳,正穿越七十二道青翠山梁,叩响属于未来的朱漆大门。夜露渐浓时,祠堂的铜铃在风中轻颤。回响里,既有昔年书生晨读的吟哦,又融着今日孩童诵读外文的清音,在时光的长廊里交织成永恒的复调。

(黄民能,绥宁乡村医生)



繁花

郑国华 摄

人物剪影

从未停歇的思念

刘运喜

每年清明时节,那纷纷细雨似离人泪,总会勾起我对母亲无尽的思念。

在众多兄弟姐妹中,我常被说长得最像母亲。母亲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妇女,她有一张平凡却饱含温暖的脸,阔面大耳,慈眉善目。她身材矮小,仅一米五出头,可在我心中,她的形象无比高大。母亲一生未进过学校的大门,但她积极参加生产大队的扫盲学习,努力认下了几个字。

母亲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热心肠。那时候,家中人口众多,日子过得紧巴巴。可即便如此,不管是左邻右舍遇到困难,还是外地难民上门求助,只要家里还有一口吃的,父亲和母亲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母亲的勤奋与能干,更是让邻里赞不绝口。每天天刚亮,母亲和父亲便已起床,开始了忙碌的一天。白天,她和父亲一同下地干活,挥洒汗水,耕耘日月,播种希望。回到家后,她又马不停蹄地操持一家人的饮食,还要饲养家里的鸡鸭猪狗,把家里的大小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而夜晚,当孩子们都进入梦乡,母亲仍要在昏暗的油灯下,专注地纳鞋,或者浆洗衣服。那“哒哒”的针线声,如同夜曲,一直陪伴着我们成长。

母亲厨艺精湛,虽然做菜时用的油极少,但她总能将简单的食材变成一道道美味佳肴。至今,我仍怀念母亲做的饭菜,那是家的味道,是母爱的味道。

母亲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无论生活多么艰辛,她总是穿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浑身散发着精气神。她的一言一行,都透着对

生活的热爱与尊重。母亲性格温柔,从不与人争长论短。在邻里妯娌间,她从不会拨弄口舌。有时候受了委屈,她也总是默默忍受,独自咽下泪水。她把所有的苦都藏在心底,展现给家人和邻里的,永远是那温暖的笑容。母亲很少打骂孩子,即使我们犯了错,她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数落几句,语气中满是疼爱。偶尔气急了,要打我们,那高高举起的鞭子,也总是轻轻落下,生怕我们受伤。而父亲暴怒时,常常不顾一切,下手很重。

孩子们长大成家后,母亲又将全部的爱倾注到了孙子孙女身上。她不辞辛劳,带完大的接着带小的,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她用自己的全部心血,为儿孙们筑起了一个温暖的港湾。然而,命运却如此残酷。正当母亲该享受含饴弄孙的幸福晚年时,她却积劳成疾,患上了恶性肿瘤。我们四处求医,辗转多家医院,遍寻良医不遇。年仅六十多岁,母亲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痛。“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份遗憾,如同巨石,沉甸甸地压在我们心头。

母亲走后,记得刚办完丧事,我要回城上班时,忍不住号啕大哭了一场才离开。此后,我坚持清明回家给母亲挂了三年青。再后来,由于工作变动、琐事拖累,每到清明节,我委托在家的大哥和兄弟们代劳,自己很少回去给母亲扫墓,只能在心中默默地感谢她给予我的一切。

回想起母亲在世时,倘若听闻我将归来,那便是她最心心念念的时刻。她总会早早地倚在那扇柴

门前,目光急切地朝着远方眺望,身子微微前倾,仿佛这样便能更快地盼到我的身影。待看到我出现在她的眼前时,她满是皱纹的脸上瞬间绽放出笑容,那笑容比春日里盛开的繁花还要灿烂。她一边快步迎上来,一边嘴里念叨着:“这几天灶火在呵呵地笑,我就知道你回来的。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她拉着我的手,就像我还是当年那个离不开她的小孩子,一路往家走,那双手虽然粗糙,却传递着无尽的温暖。走进家门,她又忙着说:“我留了好多好吃的东西,等会妈妈做给你吃。”听着母亲这些质朴又饱含深情的话语,我的心中满是感动,但也不免自责起来。工作之后,我回家的次数实在太少了,陪伴父母的时间屈指可数,实在是对不起两位老人家。

母亲还常常喜欢和我说起我小时候的事情。她的眼神中满是宠溺,娓娓道来:“你小时候啊,可调皮了,不吃奶,还特别喜欢哭,让我操了不少心。没想到长大了,成了最乖巧顺顺的孩子,也是妈最有出息的孩子。”说到这里,母亲总是充满了欣慰与喜悦之情,那是我见过的她最自豪的模样。我静静听着,那些儿时的过往,在母亲的讲述中,仿佛又鲜活地浮现在眼前,也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她对我的爱,从始至终,从未改变。

蛇年清明又至,母亲,孩儿想您了。这些年来,我对您的思念从未停歇。我深知,您的养育之恩,我永远无法报答。但我会带着您的爱与期望,好好生活。

(刘运喜,邵阳学院教授、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双清

SHUANGQING

湘西南诗会

行吟花园阁

(外二首)

李斌

吊脚楼在风中轻响
石桥雨滴,是灵动的音符
心情于瓦檐上跳跃
桥下流水潺潺,似时光的弦
弹奏着岁月幽远的歌
荷花在池塘撑起粉伞
与风低语

待寒冬,腊梅傲立枝头
把冷香揉进霜雪的梦
春天里,梨花开满山坡
白得像雪,落满人间寂寞
不远处,桃林燃起粉色火焰
蜜蜂在花蕊间忙碌
松涛阵阵,似大地的鼙声
风雨桥头,藏着苗家的情
小船在碧水里划开涟漪
如叶,飘向远方
在花园阁的寂静中独行
听风、看水,赏遍四季的景
苗家的故事在风中传颂
一点相思,融入山水的梦

路过上堡

在风的轻唤中,路过上堡
铜钱树摇响岁月的铃铛
每一片叶子,都是古老故事的
书签

石径蜿蜒,像时光的脉络
脚步叩问,历史
在回声中沉默,小桥横跨在流
水之上

连接着往昔与此刻
民宿的窗,透出温暖的念想
像温柔的眼眸,张望
旗杆石站立成,岁月的守望者
拴马树下
马蹄声在记忆里回响
鼓楼矗立,如历史的史官
记录着朝代的更迭,人间的聚散
流水潺潺,吟唱着
古老的歌谣
侗寨人家的烟火,渲染着
生活的模样
风车悠悠转动,似梦的指针
在时光里刻下浅痕
梯田层叠,如大地的诗行
书写着四季的篇章

品味胡家大院

踏入胡家大院,时光的齿轮
悄然放缓
百年古树撑开岁月的巨伞
枝叶间漏下的阳光,是往昔的
片段

斑驳的民居,错落成诗
青瓦诉说着陈年旧事,雕花窗
棂后

藏着旧梦
每一块砖石,铭记历史
烟火袅袅,茶香、酒香交织
温暖着疲惫的心底
小桥流水,连接着往昔与如今
琴音弹奏着四季的更迭
岁月的沉吟,流淌进沉醉的灵魂
油菜花肆意铺展
风里弥漫着芬芳
每一寸土地写满灿烂

(李斌,供职于绥宁县文联,中国作协会员)